

概 述

1. 人口与分布

锡伯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据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锡伯族总人口 172847 人。主要分布在辽宁、新疆、吉林、黑龙江、北京等省、市、自治区。新疆的锡伯族主要分布在察布查尔、霍城、巩留、塔城、伊宁、乌鲁木齐等县市。新疆锡伯族总人口为 33082 人，其中伊犁地区为 28929 人。锡伯族的分布状况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新疆锡伯族的主要聚居地区，也是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此外，乡镇一级的锡伯族自治地区有：伊犁地区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辽宁沈阳市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辽宁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锡伯族乡。

2. 自然环境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直属县之一，位于新疆西部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面，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在东经 $80^{\circ}31' \sim 81^{\circ}43'$ ，北纬 $43^{\circ}17' - 57'$ 之间。南面以天山支脉为界和昭苏、特克斯两县毗连，北边隔伊犁河与伊宁市、伊宁县、霍城县相望，东邻巩留县，西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全县东西最长约有 90 公里，南北最宽处约有 70 公里。全县总面积为 4430 平方公里。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势从东南向西北倾斜，分为中高山区，海拔 1600 米以上，丘陵地带和倾斜平原海拔 650—1600 米，河谷阶地平原海拔 590—650 米，河漫滩低阶台地海拔 570—590 米。

察布查尔自治县的气候属于大陆性气候。由于处在伊犁河盆地中部，东、南、北三面有天山山脉自然屏障，西部地势开阔，易受北冰洋气流的影响，因而气候比较温和湿润。春末夏初多雨，平均年降水量为 200 毫米，是新疆年降水量较多的地区之一。冬季和初春多雪，积雪厚度一般达 50—60 厘米。年平均气温为 8.5°C ，最高气温为 38.4°C ，最低气温为 -32.6°C ，无霜期约 165 天，年日照数为 2800 个小时，大于 10°C 的积温为 3300 度。这些气候条件创造了各种农作物生长的有利条件。

3. 物产资源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有丰富的物产资源，有丰富的农、林、牧、副、渔等各种产品。经济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副。粮食作物以小麦、水稻、玉米为主，大麦、高粱、糜子、马铃薯及豆类次之。油料作物有胡麻、油菜、向日葵等。经济作物有甜菜、烟草、大麻、棉花、红花等。园艺作物有瓜、果和各种蔬菜等。尤其西瓜，在伊犁地区以个大、含糖量高、脆甜可口而享有盛名。畜牧业在整个察布查尔县经济中的地位也很重要。牲畜有马、牛、羊、猪和骆驼，还有马鹿。人工饲养马鹿，近几年取得巨大成绩。此外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新疆主要产猪区之一。肉类除自给外，还可调节伊宁市。畜产品有各种皮革、毛绒、肠衣、马鬃、马尾、猪鬃、鹿茸等。奶制品有奶粉、酥油、奶油等。

察布查尔县境内的乌孙山，不仅是好牧场，还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林木有云杉、桦木和榆树等。还有很丰富的药材资源，主要有贝母、紫草、雪莲、大黄、甘草、附子、防风、柴胡、白芷、党参、北沙参等药材。林区、荒漠、草丛中还有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出没，主要有麝鼠、旱獭、马鹿、野猪、狼、豹、熊、黄羊、狐、獾、雉、雪鸡。察布查尔县境内的乌孙山及其阶地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煤的储量最丰富，除本县工业和民用之外，还供应伊宁市和巩留

县。此外，还有铁、铜等金属和铀等稀有金属矿产以及石灰岩、芒硝、水晶石、玛瑙、云母、石英砂等矿藏。美丽的伊犁河有丰富的鱼类，主要出产鲤鱼、草鱼、扁鱼、鲢鱼、鳊鱼。

历史源流

1. 民族名称、起源

“锡伯”为本民族自称。口语称 *siwe*，书面语称 *sibe*。历史上有“须卜”“室韦”“失比”“西伯”“锡伯”“席北”“史伯”“锡窝”等不同译音，皆为 *siwe* 之同音异写。“锡伯”之称，至明末清初才定型。锡伯族历史源远流长。其祖先拓跋鲜卑早在东汉以前便活动在大兴安岭北段以“嘎善洞”为中心的地带。他们“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公元 48 年，匈奴第二次分裂后，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南迁到呼伦贝尔地区，此后又继续南迁，到东汉末年，到达五原郡境内。公元 386 年，拓跋鲜卑的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封建政权；而另一部分则以“室韦”为称号，于北魏初年开始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洮儿河等河流

域活动。唐朝时期，绰尔河等河流域的锡伯族归属于唐，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当高丽势力向东北扩张时，部分锡伯族先祖被征入唐军，与薛仁贵军一起到扶余、前郭一带与高丽军作战，为东北的统一作出了贡献。至辽代，锡伯族祖先处在契丹统治之下，多数人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辽亡金兴，锡伯族先祖又处在了女真统治之下，多数人仍在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元代，锡伯族开始被蒙古族统治。元明清初，绰尔河流域是蒙古族游牧地及屯垦重地，此时，锡伯族仍活动于该地，处在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的统辖之下。

2. 历史沿革

159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锡伯族出兵随科尔沁、叶赫、哈达、乌拉、卦尔察等组成九部联军（3万人马），在古勒山攻打努尔哈赤而兵败。此战前后，就有一部分锡伯部落的贵族慑于努尔哈赤的威力，带着本部落民众归属了满洲，加入了满洲籍。崇德元年至顺治五年（1636—1648）锡伯军民同科尔沁蒙古一起被清政府编入旗兵之内，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康熙三十一年（1692），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将所属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 14458 丁进献，从此，锡伯族基本上摆脱了科尔沁蒙古的直接控制，归属了满洲，并被编入满洲八旗兵内，移防黑龙江、吉林各地。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的防务,从盛京将军所属的盛京、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 15 处,抽调锡伯官兵 1020 名,连同眷属四千余名迁移到新疆伊犁一带屯垦戍边。从此,锡伯族形成了东西分居、小聚居大分散的局面。

奉命调遣的锡伯官兵于乾隆三十年(1765)抵达乌哈里克城(今伊犁霍城县),在此休整半年。锡伯军民原编为十个扎兰(队),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将十个扎兰缩编为六个牛录。伊犁将军根据锡伯族军民的生活和生产特点,决定将他们安排到伊犁河南察布查尔地区屯垦戍边。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伊犁将军命锡伯族军民向伊犁河南岸迁徙。他们迁到察布查尔地区后,根据实际人口(到伊犁后经查,跟随而来的和途中降生者 700 余人),伊犁将军增设两个牛录;“以为八旗。”经军机处朱批允准,在原有佐领、骁骑校各六员的基础上,增设佐领二员、骁骑校二员、空蓝翎四员,将原有一千余名官兵分设八旗,每旗为一个牛录,每牛录各设佐领一员、骁骑校一员、空蓝翎二员、领催四员、披甲一百二十一员不等。八旗设领队大臣一员,总管、副总管各一员。并奉旨颁发新的总管关防和佐领图记以及八旗旗纛:一牛录为镶黄旗,二牛录为正黄旗,三牛录为正白旗,四牛录为

正红旗，五牛录为镶白旗，六牛录为镶红旗，七牛录为正蓝旗，八牛录为镶蓝旗。其中一、三、五、七牛录为左翼四旗，二、四、六、八牛录为右翼四旗。至此，伊犁锡伯营基本建立。按清制，锡伯营领队大臣由满族官员担任，驻惠远城，总管、副总管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设于本营；八个佐领分驻八个牛录，其办事机构为“旗下档房”，他们与骁骑校、领催等管理牛录的军事、生产及民间诉讼等一切事务。锡伯营的组织结构是逐步得以完善的。嘉庆十九年(1814)将满营空蓝翎二缺移至锡伯部。道光九年(1829)又增设防御二员，添设前锋校四员、前锋三十六员，至此，锡伯营设有领队大臣一员，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佐领八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八员，前锋校四员，委官八员，空蓝翎六员，空金顶六十四员，委笔帖式二员，领催三十二员，前锋三十六员，披甲一千三百名左右。

清代的伊犁是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伊犁将军坐镇伊犁，管辖天山南北。清政府调遣锡伯族军民驻防伊犁地区，主要任务就是戍边，防守台站，驻守卡伦。

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设立了众多的卡伦和台站。其中锡伯营管辖的有十九处，如固尔班托海卡伦、安达拉卡伦、沙巴尔托海卡伦、托

里卡伦、马哈沁布拉克卡伦、春稽卡伦、乌里雅苏图卡伦、额木讷察罕乌苏卡伦、霍依图察罕乌苏卡伦、塔木哈卡伦、察罕托海卡伦、托赉图卡伦、沙喇托罗海卡伦、厄楞莫多卡伦、头勒克卡伦、察林河口卡伦、塔木哈色沁卡伦、大桥卡伦和达尔达木图卡伦。

锡伯营是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锡伯军民迁驻察布查尔地区后，除了尽防守卡伦、守卫台站等神圣职责外，还用勤劳的双手创建家园，使察布查尔地区的贫瘠面貌改观，变为美丽的沃土。

锡伯军民迁驻伊犁河南以后，在准噶尔部遗留的旧渠绰霍尔渠两岸安营扎寨，引绰霍尔渠的水垦荒造田自耕自食，两年内共垦种 1 万多亩耕地，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但安定适宜的环境使人口逐年增多，现有的耕地紧蹙不敷耕种，到嘉庆年间，耕地无法再扩展，南岸地势又高，而且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米面，在此情况下，解决耕地和粮食迫在眉睫。在这攸关锡伯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锡伯营总管图伯特根据锡伯营军民的意愿，力排来自上下级非议，决定在绰合尔渠南面开一条新渠，并确定在察布查尔山口南引伊犁河水，向西引灌，扩大耕地面积。嘉庆七年（1802）农历 10 月，在全体锡伯族军民的大力支持下，大渠正式动工。各牛录抽 400 多个劳动力，编成两个大队日夜奋战。总管

图伯特不顾同僚的种种责难，亲临工地测地背土，指挥监督。依靠军民的力量，经 6 年多艰苦奋战，终于在嘉庆十三年（1808）胜利竣工。该渠东西长 200 余里，渠深 1 丈，宽 1 丈 2 尺，当时称为“锡伯渠”或“锡伯新渠”（与旧有的“绰霍尔渠”相对而言），后来命名为“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渠）。察布查尔渠是较早引伊犁河水灌田的大渠之一。

察布查尔大渠的开凿成功，对清代新疆水利史和屯垦史是一件大事。其开挖经过、流经灌区等详尽情况载入《西域水道记》。

察布查尔大渠一经凿通，滔滔不绝的伊犁河源源流进察布查尔亘古荒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在锡伯营各牛录新居周围很快垦出 78600 多亩荒地，从此，锡伯族人民的生活有了新的转机，察布查尔地区荒凉贫瘠的面貌开始改变。锡伯族人民对倡导开挖者图伯特非常感激，因此，图伯特在世时，众民便倡议在渠首修建了图公生祠，图伯特谢世后，各牛录军民春秋两季在此举行祭祀活动。

锡伯营自己动手凿渠引水，开荒造田，发展生产，率先自耕自食的行动，给伊犁其他营军民做出了典范，也受到了清政府高度重视。

锡伯族军民防守察布查尔地区以外，还为索伦营输送官兵，解决了索伦营人员的严重不足。今居住在霍城县和塔城地区的锡伯族居民，即为调拨至

索伦营官兵的后裔。

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廷根据伊犁防务情况，从东北抽调索伦、达呼尔（今达斡尔）等官兵携眷到伊犁屯垦戍边。索伦官兵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把他们安置在伊犁河北霍尔果斯以西之策济、齐齐哈尔、萨玛尔、图尔根等地驻防，并组成索伦营。索伦营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四旗（镶黄、正白、镶红、镶蓝）为索伦（后改为达斡尔族）。索伦营除牧耕边土之外，还肩负着维护内部安定和守卫边界的任务，除守卫本地区所属卡伦之外，也承担换防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台的任务。

索伦营一踏上伊犁地区便遭受瘟疫肆虐，耕种地亩遭蝗灾，再加频繁的差役，生活非常拮据，人口增长非常缓慢，遇有挑选披甲时不得不降格以求，只得从身材稍大者内挑取。乾隆四十年伊犁将军曾提议从别的营内调补闲散余丁，因习俗不同，未能落实。到嘉庆元年，索伦营天花病又流行，军民死亡很多，使本来就元气不足的索伦营更是雪上加霜，竟有绝裔者，索伦营兵源枯竭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清廷根据锡伯人口增长颇佳，且索伦锡伯具系东三省之人，习俗尚近等情况，决定从锡伯营挑选闲散、西丹 160 户，携眷迁驻索伦营。

嘉庆三年（1798）从锡伯营挑选 18—23 岁之间的闲散、西丹 160 户，共计 658 人，调补索伦营。

1820—1828 年的张格尔之乱和 1830 年的玉素甫之乱时，清政府也曾几次调派数百名索伦营官兵前往戡乱。索伦官兵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为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全，前后有数百名官兵献出了生命。这对索伦营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补充官兵缺额时，再次出现了兵源枯竭的现象。伊犁将军再次奏请从锡伯营调兵丁补充索伦营的缺额。

伊犁将军获准后于道光十四年（1834）从锡伯营调拨 100 户，共计 621 员补充到索伦营。两次由锡伯营补充兵共 260 户，1279 人。锡伯官兵两次补充后，使索伦营的民族构成大大改变，锡伯族已占多数，随之出现了“锡伯索伦”之称。锡伯族官兵同索伦营之达斡尔族并肩履行保卫边疆的职责。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蜂拥而上，互相争夺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其中沙俄尤为贪婪。他们用种种借口频频武装入侵索伦等营所驻防的我国领土。沙俄在武力进行威胁的同时，还用其他种种手段，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订立割地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使我国自巴勒喀什地（前苏联巴尔喀什湖）之东北至西南数十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被迫割让俄国。这样索伦营耕种游牧之地部分被割占。接着，沙俄根据条约中“人随地归”的原则，对索伦军民百般威胁利诱，让其臣服沙俄，但具有高度爱国之心的索伦军民并

不理睬沙俄当局，而是强烈要求归还他们世代牧耕之地。在沙俄的威胁利诱步步紧逼的情况下，索伦营的部分达斡尔、锡伯军民已到进退维谷的地步。

1864 年新疆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是起义不久，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等相互勾结，纷纷混入起义队伍，摇身一变，由清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均变成起义领导。接着改变起义方向，开始推行民族仇杀和宗教异端政策。同治五年（1866）下半年，一小撮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竟以整个民族为敌，开始进攻集中在拱宸城的索伦营军民，到十一月，索伦营军民因寡不敌众弃城溃退。部分索伦营军民在失去牧耕之地而又遭内乱打击的情况下，弃城突围后分数批与别的民族向西退进俄境，出走者约四千人。他们在俄国被视作奴仆，沙俄官兵强迫他们为其耕种、牧放、开垦荒地，收获物被勒索净尽，生活难以维持。在此情况下，索伦等族人民返回祖国的要求日益强烈，他们多次向沙俄当局要求“情愿速回我处”，但遭到拒绝。

索伦等营军民出走后，清政府在试图派人携资前去救济的同时，一直通过外交手段，要求沙俄当局归还我部民。起初，沙俄当局用种种手法故意刁难清朝交涉人员，并且对索伦等营军民加紧威胁利诱，使其臣服自己。同治七年（1868）上半年，在清政府的多次交涉下，沙俄当局被迫同意归还。两年

多时间在外颠沛流离的索伦营军民于 1868 年底陆续迁入塔尔巴哈台境。

索伦等营军民返回祖国之后，清政府暂时将他们安置在原塔尔巴哈台城以西二十公里的苇塘子地区。这时，从阿尔泰布尔根河一带也撤回了数百名官兵。他们是同治五年塔尔巴哈台城被内乱毁掉后撤走的原驻防锡伯、索伦、厄鲁特、察哈尔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官兵。为了加强塔尔巴哈台地区的防务，清政府将自俄境回归的索伦营官兵和自阿尔泰撤回的锡伯、索伦官兵组建为索伦部尖锐营。他们一方面耕种地亩，投入兴建塔城新城的劳动；另一方面开始了巡边查界，监督游牧等工作。

光绪八年(1882)清中央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恢复伊犁营制。次年决定将留驻塔城地区的索伦营官兵，以 131 员留驻塔城，作为换防官兵，其余全部撤回伊犁。撤回伊犁的索伦营官兵与原耕牧、驻防在策济、萨玛尔等地的索伦营右翼四旗军民迁回到霍尔果斯河以东地区。他们首先在水磨沟（加尔苏溪）与紫泥河之间动工筑城。随后，清政府恢复了伊犁索伦营。这时的索伦营主要以锡伯族为主。今天伊犁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乡的锡伯、达斡尔族居民即他们的后裔。

留驻塔城的索伦营官兵，在光绪十七年（1891）塔城新城竣工后移驻新城。光绪二十一年（1895）设

新满营。在塔尔巴哈台新满营中，锡伯族军民占一定数目，其中两旗为锡伯族，六旗为达斡尔族。1911 年随着八旗制的废除，塔城城内的锡伯族纷纷弃甲务农，到喀拉哈巴克一带占荒开垦，用自己开凿的阿布都渠的水，发展农业生产。现塔城地区的锡伯族居民即他们的后代。

伊犁满营与伊犁其他四营一样，主要肩负着戍守伊犁的任务。他们在平定准噶尔等几次之乱中，同伊犁四营一起都付出了很大牺牲，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到清后期，由于新疆多数满族官吏与地方封建主、牧主及宗教上层等相互勾结，对各族广大农牧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得广大农牧民纷纷起来反抗，终于酿成了 1864 年新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在 1864 年的农民起义中，伊犁满营首当其冲，成为起义农牧民首先攻击的对象。因为起义后期一小撮别有用心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纷纷篡夺起义领导权，使起义失去了原来正确的方向，掌握领导权及混入起义队伍的一些民族主义者推行民族仇杀和宗教异端政策，以整个民族为敌，使伊犁满营军民损失一半以上。1871 年沙俄侵占伊犁以后，又将清朝在伊犁的统治机构尽行废除，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幸免于难的满营军民又纷纷逃出伊犁，使伊犁

满营军民几乎丧失殆尽。

光绪八年(1882)，清政府收复伊犁，伊犁将军金顺进驻惠远城，接着恢复八旗驻防制度。光绪九年，金顺奏请由锡伯营抽调闲散壮丁补充伊犁惠远城，与原满营所余官兵组成伊犁新满营。

伊犁新满营的任务，主要保卫伊犁清政府机构，维护惠远等城的社会安定。到光绪末年，由于清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屯垦收获益微，八旗军民口粮供应不上，军费无望，因此，纷纷派出官兵到巩留等地屯田，以解决八旗官兵供需。具有长期屯田经验的锡伯族又开始了择地垦荒的新篇章。

巩留，清代称特古斯塔柳，位于伊犁河三大支流交汇之处，多山地、河沼，土地肥沃，清乾隆朝后成为其屯垦基地之一，1864 年以前有屯户近两千。

伊犁新满营组建十余年后，军饷日益拮据，伊犁将军长庚遂决定在伊犁地区大裁兵员。光绪二十一年(1895)新满营裁兵额 240 名。当时任锡伯营总管的色普希贤，向伊犁将军长庚提出了向特古斯塔柳派兵屯田，以解决军粮的建议，当即得到长庚的允准。当年色普希贤自锡伯营选派富有屯田经验的 40 名青壮年官兵，携带农具、种籽、马牛开赴特古斯塔柳，边耕种边观察地形。次年伊犁将军得悉特古斯塔柳有广阔的屯垦发展前景，便令锡伯营挑选官兵 250 名，派往特克斯塔柳屯田。他们在前 40 名

官兵开垦的基础上加以扩建。他们首先抓水利建设，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在龙口先修了龙王庙后，挖渠引水，经 7 年的艰苦劳动，挖成了 50 多公里长的引水渠，随即沿大渠开垦了十几万亩良田，将大渠命名为锡伯渠。这一名称一直延续至今。他们将自己收获的粮食通过木筏顺河流源源送到伊犁新满营，连同木筏充公，大大缓解了新满营军需紧张的局面。伊犁将军看到特古斯塔柳屯田著有成效，于 1903 年将 1895 年裁减的新满营 240 名锡伯官兵谕令“规复”，编为练军两旗，携眷派往特古斯塔柳驻屯。光绪三十年（1904）将特古斯塔柳官屯改为私屯，作为新满营世守之业。1911 年辛亥革命后又有许多新满营官兵解甲归田，纷纷到这里安家落户。现巩留县的锡伯族居民就是他们的后裔。

新疆的锡伯族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锡伯族奉命迁居伊犁地区后，同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反对国内的分裂势力，为祖国的安定和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9 世纪 20 年代，匪居浩罕的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在浩罕的支持和英帝国主义的参与下，进犯新疆南部，戕害无辜的群众。锡伯营总管额尔固伦，奉伊犁将军的命令率领锡伯、索伦营的锡伯子弟 690 余名，奔赴南疆，配合清军剿匪，立下了汗马之功。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等在喀尔铁盖山活捉了张格尔。